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廣記卷三百五十九至六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錄監生臣王爾熙

太平廣記卷三百五十九　宋　李昉等　編

妖怪一

張駰　懷瑶　裴楷

衛瓘　賈謐　劉嶠

王敦　王猷　劉寵

桓温府　郭氏

武都女

武都有一丈夫化為女子美而豔葢女精也蜀王納為妃不習水土欲去王留之乃為東平之歌以樂之無幾物故王哀之乃遣五丁之武都擔土為妃作塚葢地數

畝高七丈上有石鏡今成都北角武擔是也（出華陽國志）

東方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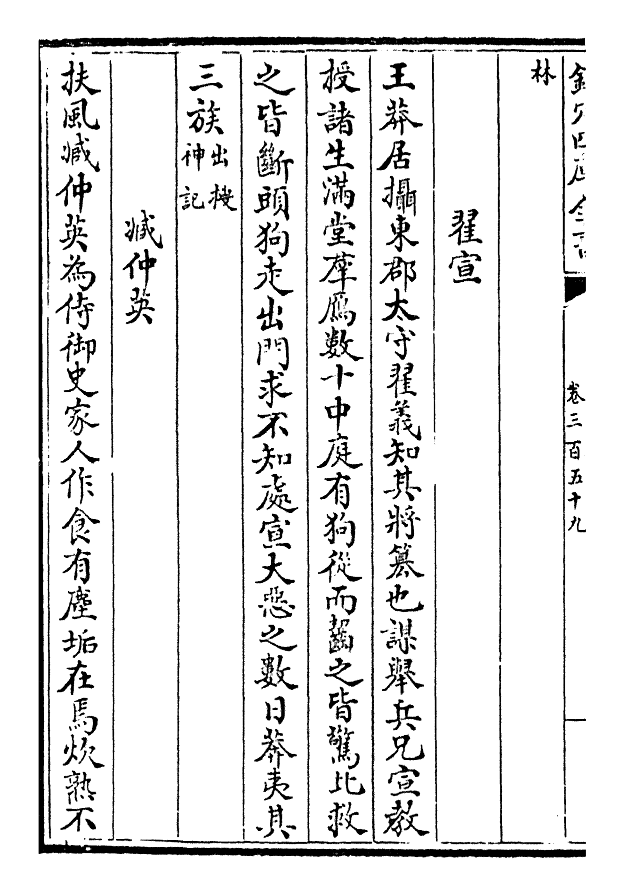
漢武帝東遊至函谷關有物當道其身長數丈其狀象牛青眼而曜精四足入土動而不徙百官驚懼東方朔乃請酒灌之灌之數十斛而消帝問其故曰此名怪哉憂患之所生也此必是秦之獄地不然罪人徒作地聚夫酒忘憂故能消之也帝曰博物之士至於此乎（出搜神記）

雙頭雞

漢太初二年大月氏貢雙頭雞四足一尾鳴則俱鳴武帝致于甘泉館更有餘雞媲之得種類也而不能鳴非吉祥也帝乃送還西域至西關雞返顧望漢宮而哀鳴言曰三七 末雞不鳴犬不吠宮中荆棘亂相移當有九虎爭為帝至王莽簒位將軍九虎之號其後喪亂相繼宮掖中並生蒿棘家無雞犬此雞未至月支乃飛而聲似鶤雞翱翔雲裏出拾遺錄

張遺

桂陽太守江夏張遼字叔高隱居陵田中有大樹十圍餘蓋六畝枝葉扶踈蟠地不生谷草遣客斫之斧數下樹大血出客驚怖歸白叔高叔高怒曰老樹汗出此等何怪因自斫之血大流出叔高更斫之又有一空處白頭老翁長四五尺突出稱叔高叔高以刀迎斫殺之四五老翁並出左右皆驚怖伏地叔高神慮恬然如舊諸人徐視之似人非人似獸非獸此所謂木石之怪夔魍魎者乎其伐樹年中叔高辟司空御史兗州刺史出法苑珠



林

翟宣

王莽居攝東郡太守翟義知其將篡也謀舉兵兄宣教授諸生滿堂羣鴈數十中庭有狗從而齧之皆驚比救之皆斷頭狗走出門求不知處宣大惡之數日莽夷其三族出搜神記

臧仲英

扶風臧仲英為侍御史家人作食有塵垢在焉炊熟不

知釜處兵弩自行火從篋中起衣盡燒而篋簏如故兒婦女婢使一旦盡亡其鏡數日後從堂下投庭中言還汝鏡女孫年四歲亡失求之不知處二三日乃於圊中糞下啼若此非一許季山卜之曰家當有青狗內中御者名益喜與共爲之誠欲絶之殺其狗遣益喜歸鄉里從之遂絶仲英遷太尉長史魯相出搜神記

頓丘人

黄初中頓丘界騎馬夜行者見道中有物大如兎兩眼

如鏡跳踯遮馬令不得前人遂驚懼墮馬魅便就地犯之人懼驚怖良久得解遂失魅不知所往乃更上馬前行數里逢一人至問訊因說向者之事變如此今相得甚懽人曰我獨行得君為伴快不可言君馬行疾前我在後相隨也遂共行乃問向者物何如乃令君如此怖對曰身如兎眼如鏡形狀可惡人曰試顧我眼又觀視之猶復是也魅就跳上馬人遂墮地怖死家人恠馬獨歸即行推索於道邊得之宿昔乃蘇說事如此狀出搜神記

王基

安平太守王基家數有恠使管輅筮之卦成輅曰君之卦當有一賤人生一男墮地便走入竈中死又牀上當有一大蛇銜筆大小共視須臾便去又烏來入室與燕鬬燕死烏去有此三怪王基大驚曰精義之致乃至於此幸爲處其吉凶輅曰非有他禍直以官舍久遠魑魅魍魎共爲妖耳兒生入灶宋無忌之爲也大蛇者老書佐也烏與燕鬬者老鈴下也夫神明之正者非妖能亂

也萬物之變非道所止也久遠之浮精必能之定數也今卦中不見其凶故知假託之類非咎妖之徵昔高宗之鴞非雉所雊太戊之階非桑所生然而妖並至二年俱興安知三事不為吉祥願府君安神養道勿恐於神姦也後卒無他遷為安南將軍出搜神記

應璩

朱建平善相相應璩曰君年六十二位為常伯先此一年當獨見白狗也璩年六十一為侍中直内省忽見白

狗衆人悉不見乃急遊觀飲讌自娱六十二卒出魏志

公孫淵

魏司馬太傅懿平公孫淵斬淵父子先時淵家有犬著朱幘絳衣襄平城北市生肉有頭目無手足而動揺占者曰有形不成有體無聲其國滅亡出搜神記

諸葛恪

諸葛恪為丹陽太守出獵兩山之間有物如小兒伸手欲引人恪令伸之仍引去故地去故地即死既而參佐

問其故以爲神明恪曰此事在白澤圖内曰兩山之間其精如小兒見人則伸手欲引人名曰俟引去故地則死無謂神明而異之諸君偶未之見耳出搜神記

零陵太守女

零陵太守史闕其名有女悦書吏乃密使侍婢取吏盥殘水飲之遂有孕十月而生一子及晬太守令抱出門兒匍匐入吏懐吏推之仆地化爲水窮問之省前事太守遂以女妻其吏出搜神記

滎陽廖氏

滎陽郡有一家姓廖累世為蠱以此致富後取新婦不以此語之曾過家人咸出唯此婦守舍忽見屋中有大缸婦試發之見有大蛇婦乃作湯灌殺之及家人歸婦具白其事舉家驚惋未幾其家疾疫死亡略盡又有沙門曇遊戒行清苦時剡縣有一家事蠱人噉其食飲無不吐血而死曇遊曾詣之主人不食遊便呪焉見一雙蜈蚣長尺餘於盤中走出因飽食而歸竟無他出靈鬼志及搜

神記

陶璜

廬王將陶璜掘地於土穴中得一物白色形似蠶長數丈大十圍餘蜈蜈而動莫能名剖腹内如猪肪遂以為臛甚香美璜噉一杯於是三軍盡食之臨海異物志云土内正黑如小兒臂長大五寸中有腸無目有三十足如釵股大者一頭長尺餘中肉味又有腸遂虫其背青黑腸下白有五色長短大小皆等不知首尾所在生時

體軟死則乾脆出感應經

趙王倫

永康初趙王倫篡位京師得一鳥莫能名倫使人持出周旋城邑以問人積日有一小兒見之自言曰鵂鶹即還白倫倫使更求又見之乃將入宮密籠鳥幷閉小兒明日視之封閉如故悉不見時倫有目瘤之疾故言鵂鶹倫尋被誅出廣古今五行記

張騁

晉大安中江夏功曹張騁乘車周旋牛言曰天下方亂吾甚極為乘我何之騁及從者數人皆驚懼因紿之曰令汝還勿復言乃中道還至家未釋駕牛又言曰歸何也騁益憂懼祕而不言安樂縣有善卜者騁從之卜之曰大凶非一家之禍天下將有起兵一郡之内皆破亡乎騁還家牛又人立而行百姓聚觀其秋張昌賊起先略江夏誑惺百姓以漢祚復興有鳳凰之瑞聖人當世從軍者皆絳抹額以彰火德之祥百姓波蕩從亂如歸

驕兄弟並爲將軍都尉未期而敗於是一郡殘破死傷者半而驕家族矣京房易妖曰牛能言如其言占吉凶

出搜神記

懷瑶

晉元康中吳郡婁縣懷瑶家聞地中有犬子聲隱隱其聲上有小穿大如螾林以杖刺之入數尺覺如有物及掘視之得犬雌雄各一穴猶未開形大如常犬也哺之而食左右咸往觀焉長老或云此名犀犬得之者家富

昌宜當養活以為目未開還置穿中覆以磨礱宿昔發視左右無孔而失所在瑤家積年無他福禍也出搜神記

裴楷

晉裴楷家中炊黍在甑或變為拳或化為血或作蕪菁子未幾而卒出五行記

衛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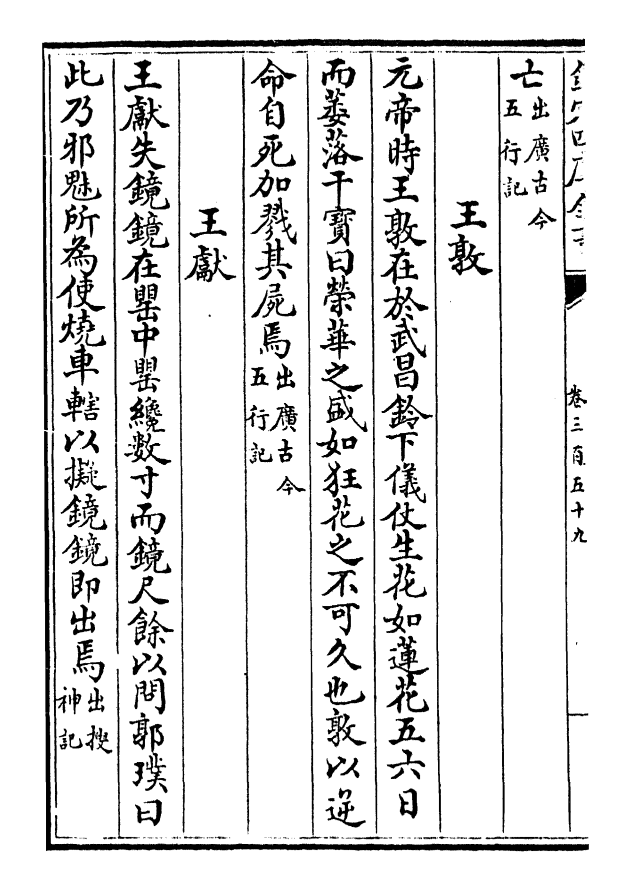
衛瓘家人炊飯墮地悉化為螺出足而行尋為賈后所誅出五行記

賈謐

賈謐字長淵元康九年六月夜暴雷電謐齋柱陷壓毀牀帳飄颺吹其服上天數百丈久乃下出異苑

劉嶠

永嘉末有劉嶠居晉陵其兄蚤亡嫂寡居夜嫂與婢在堂中眠二更中嫂忽大哭走往其房云嫂屋中及壁上奇怪不可看劉嶠便持刀然火將婦至見四壁上如人面張目吐舌或虎或龍千變萬形視其面長丈餘嫂即



亡（出廣古今五行記）

王敦

元帝時王敦在於武昌鈴下儀仗生花如蓮花五六日而萎落干寶曰榮華之盛如狂花之不可久也敦以逆命自死加戮其屍焉（出廣古今五行記）

王獻

王獻失鏡鏡在畧中畧纔數寸而鏡尺餘以問郭璞曰此乃邪魅所為使燒車轄以擬鏡鏡即出焉（出搜神記）

劉寵

東陽劉寵字道弘居姑孰每夜門庭自有血數斗不知所從來如此三四日後寵爲折衝將將軍見遣北征將行而炊飯盡變爲虫其家人蒸炒亦爲虫火愈猛而虫愈壯寵遂北征軍敗於檀邱爲徐龕之所殺出搜神記

桓温府叅軍

穆帝末年桓温府叅軍夜坐忽見屋梁上有伏兎張目切齒向之兎來轉近以刀斫之見正中兎而實反傷膝

流血復以刀重斫又還自傷牽刀不利不至於死出幽明錄

郭氏

畢修之外祖母郭氏嘗夜獨寢喚婢應而不至郭屢喚猶爾後聞塌牀聲甚重郭厲聲呵婢又應諾諾不至俄見屛風上有一面如方相兩目如升光明一屋手中如簸箕指長數寸又挺動其耳目郭氏道精進一心至念凡物乃去久之婢輩悉來云向欲應如有物鎮壓之者體輕便來出幽明記

太平廣記卷三百五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三百六十　宋　李昉等　編

妖怪二

朱宗之　虞定國　丁譁
富陽王氏　樂遐　劉斌
王徵　張仲舒　蕭思話
傅氏女　郭仲産　劉順
王譚　周登之　黄尋
荆州人　田騷　鄧差
司馬申　段暉
庾巽

庾翼為南蠻校尉南郡太守夜登厠忽見厠中一物頭如方相兩眼大而有光從土中坐庾乃攘袂以拳擊之應拳有聲忽失所在出渚宫故事

庾謹

新埜庾謹母病兄弟三人悉在侍疾忽聞牀前狗鬬聲非常舉家共視了不見狗只見一死人頭在地猶有血兩眼尚動其家怖懼夜持出於後園中埋之明旦視之出在土上兩眼猶爾即又埋之後旦已復出乃以塼著

頭令埋之不復出後數日其母遂亡出幽冥錄

商仲堪

晉商仲堪曽從桓玄行至鶴穴逢一老公驅一青牛形色瓌異堪即以所乘牛易而取之行至零陵溪牛忽駃非常因息駕顧之牛乃徑走入江伺之終日不出堪心以為怪未幾玄敗堪亦被誅戮焉出幽冥錄

壽頒

晉孝武大元十二年吴郡壽頒道志邊水為居渚次忽

生一雙物狀若青藤而無枝葉數日盈拱試共伐之即有血出聲在空中如雄鸞呌兩音相應腹中得一卵形如鴨子其根頭似虵面眼_{出異苑}

李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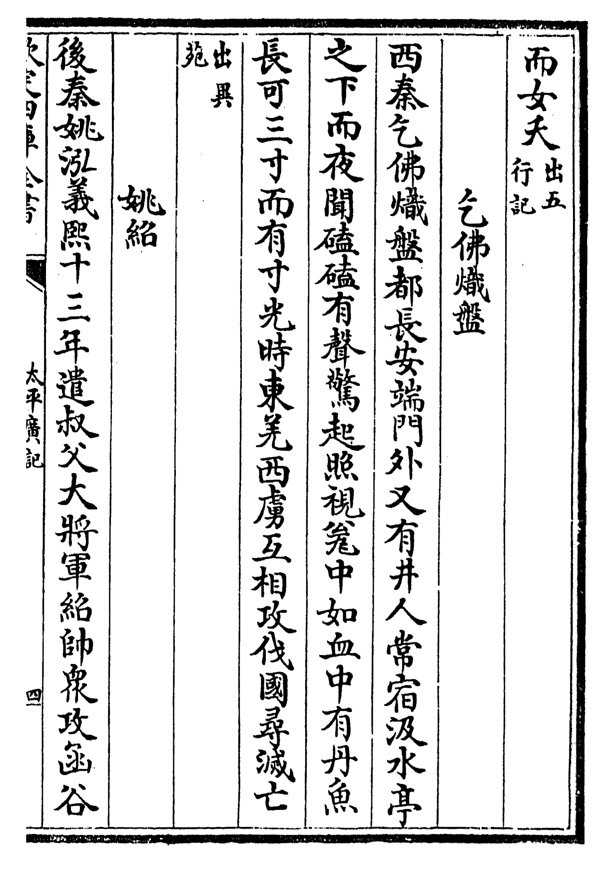
蜀王李勢宮人張氏有妖容勢寵之一旦化爲大斑理虵長丈餘送於苑中夜復求寢牀下勢懼遂殺之復有鄭美人勢亦寵之化爲雌虎一夕食勢寵姬未幾勢爲桓温所殺_{出獨異志}

郗恢

安帝隆安初雍州刺史高平郗恢家内忽有一物如蜥蜴每來輙先扣户則便有數枚便滅燈火兒女大小莫不驚懼以白郗不信須臾即來至龍安二年郗恢與殷仲堪謀議不同下奔京師道路遇害并及諸子出幽冥錄

庾實

義熙中新野庾實妻滎陽毛氏五月暴曬薦席忽有三歲女在席下臥驚怛乃滅女真形在別牀如故不旬日



而女夭出五行記

乞佛熾盤

西秦乞佛熾盤都長安端門外又有井人常宿汲水亭之下而夜聞磕磕有聲驚起照視瓮中如血中有丹魚長可三寸而有寸光時東羌西虜互相攻伐國尋滅亡出異苑

姚紹

後秦姚泓義熙十三年遣叔父大將軍紹帥衆攻函谷

閣厨人為紹炊飯氣蒸汗溜輙成血腥甚如此積日紹心惡之令勿復炊乞飯於諸軍後八十日紹病死泓為晉將劉裕所擒斬於建康市出五行記

桓振

桓振在淮南夜聞人登牀聲振聽之隱然有聲求火看之見大聚血俄為義師所滅桓振玄從父之弟出異苑

賈弼之

河東賈弼之晉義熙中為瑯琊府參軍夜夢一人面查

醜甚多鬚大鼻詣之曰愛君之貌欲易頭可乎弼曰人各有頭面豈容此理明晝又夢意甚惡之乃於夢中許之明朝起不覺而人見悉驚走弼取鏡自看方知怪異還家家人悉驚入內婦女走藏曰那得異男子弼自陳說良久并遣至府檢閱方信後能半面笑兩手各執一筆俱書辭意皆美俄而安帝崩恭帝立出西明雜錄

江陵趙姥

江陵趙姥以酤酒為業義熙中屋內土忽自隆起察為

異朝夕以酒酹土嘗見一物出頭似驢而地初無孔穴及姥死鄰人聞土下朝夕有聲如哭後人掘宅見一異物蠢而動不測大小須臾失之謂土龍出異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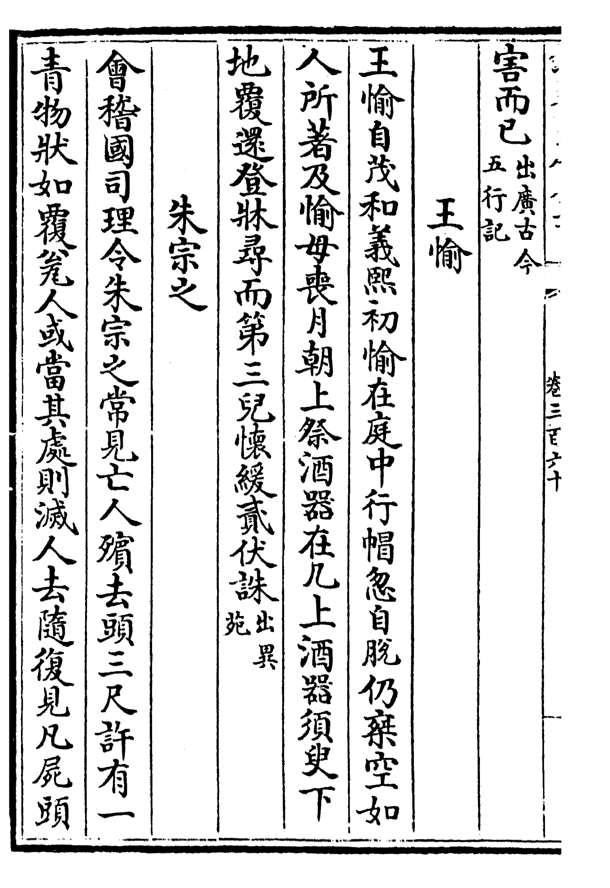
諸葛長民

安帝時諸葛長民為豫州刺史有擣衣杵相與語如人聲不可解令移各一處俱逄相喚又長民在豫州時見屋中柱及椽梠間悉見有一蛇頭令人以刀斫之應刃藏隱或一月或數十日輒於夜眠中驚起跳踉如與人

相打毛修之嘗與之同宿駭愕不達此意長民曰此物奇健非我無以制之毛曰是何物長民曰我正見一物甚黑而有手足不分明莫知其形狀而來輙共鬭甚自懼焉長民俄而伏誅出五行志

盬官張氏

晉末有張氏在盬官閑居端坐忽聞煎食香斯須風吹一盤食至酒肉肴饌畢備有黄袍人乘輿來上牀與張共食問其姓含笑不答久之登輿而去後張為孫恩所



害而已出廣古今五行記

王愉

王愉自茂和義熙初愉在庭中行帽忽自脫仍棄空如人所著及愉母喪月朝上祭酒器在几上酒器須臾下地覆還登牀尋而第三兒懷綏貳伏誅出異苑

朱宗之

會稽國司理令朱宗之常見亡人殯去頭三尺許有一青物狀如覆瓮人或當其處則滅人去隨復見凡屍頭

無不有此青物者又云人殯時鬼無不暫還臨之出幽冥錄

虞定國

餘姚虞定國有好儀容同縣蘇氏女亦有美色定國嘗見悅之後見定國來主人留宿中夜告蘇公曰賢女令色意甚欽之此夕寧能令暫出否主人以其鄉里貴人便令女出從之往來漸數語蘇公無以相報若有官事其為君任之主人喜自爾後有役名事往造定國定國大驚曰都未嘗面命何由便爾此必有異具說之定國

曰僕寧當請人之父而婬人之女君復見來便斫之後果得怪出搜神記

丁譁

東陽丁譁出郭於方山亭宿亭渚有劉散騎遭母艱於京還葬夜中忽有一婦自通云劉郎患瘡聞參軍能治故來耳譁使前姿形端媚從婦數人命僕具肴饌酒酣歎曰今夕之會令人無復貞白之操丁云女郎盛德豈顧老夫便令婢取琵琶彈之歌曰久聞忻重名今遇方

山亭肌體雖朽老故是悅人情放琵琶上膝抱頭又歌
曰女形雖薄賤願得忻作婿繾綣覯良覿千載結同契
聲氣婉媚令人絕倒便令滅火共展好情比曉忽不見
吏云此亭舊有妖魅出幽冥記

富陽王氏

宋元嘉初富陽人姓王於窮瀆中作蟹斷旦往視之見
一材長二尺許在斷中而斷裂開蟹都出盡乃修治斷
出材岸上明往視之材復在斷中斷敗於前王又治斷

出材晨視所見如初王疑此材妖異乃取内蟹籠中束
頭擔歸云至家當斧斫然之未至家三里聞籠中窣窣
動轉頭見向材頭變成一物人面猴身一手一足語王
曰我性嗜蟹此日實入水破君蟹斷入斷食蟹相負已
爾望君見恕開籠出我我是山神當相祐助并令斷大
得蟹王曰汝犯暴人前後非一罪自應死此物種類專
請乞放王廻顧不應物曰君何名我欲知之頻問不已
王遂不答去家轉近物曰既不放我又不告我何姓名

當復何計但應就死耳王至家熾火焚之後寂然無復異土俗謂之山𤢖云知人姓名則能中傷人所以勤勤問王欲害人自免出搜神記

樂遐

元嘉九年南陽樂遐甞在内坐忽聞空中有人呼其夫婦名甚急半夜乃止殊自驚懼後數日婦屋後還忽舉體衣服悉是血未一月夫婦相繼病卒出幽冥記

劉斌

劉斌在吳郡時婁縣有一女忽夜乘風雨恍恍至郡城內自覺去家正一炊頃衣不霑濡曉在門上求通言我天使也府君宜起延我當大富貴不爾必有凶禍劉問所來不自知後二十許日劉被誅出幽冥錄

王徽

元嘉中交州刺史太原王徽始拜乘車出行聞其前錚錚有聲見一輛車當路而餘人不見至州遂亡出幽冥記

張仲舒

張仲舒元嘉十七年七月中晨夕間輒見門側有赤氣赫然後庭中忽雨絳羅於其庭廣七八寸長五六寸皆以箋繫之紙廣長亦與羅等紛紛甚駃仲舒惡而焚之信宿暴疾而死出異苑

蕭思話

蕭思話在青州常所用銅升覆在藥厨下忽於其下得二死雀思話歎曰升覆雀殯其不祥乎既而被繫出宋書

傅氏女

北地傅尚書小女嘗折荻作鼠以狡獪放地荻鼠忽能行徑入戶眼土中又折荻更作咒之云汝若為家怪者當更行不者不動放地便復行如前即掘限內覓入地數尺了無所見後諸女相繼喪亡出列異傳

郜仲產

郜仲產宅在江陵枇杷寺南宋元嘉中起齋屋竹以為
牕欞竹遂漸生枝葉長數丈欝然成林仲產以為吉祥
及孝建中被誅出述異記

劉順

宋大元中頓丘令劉順酒酣及入妾許房眠晨起見榻上有一聚凝血如覆盆形劉是武人了不驚怪乃令作虀親自切血染虀食之棄其有餘後十許載至元徽二年為王道隆所害出述異記

王譚

大明中琅琊王譚字思玄為南陽太守母喪去職寄郡城南設廬位於庭有一光大如鴨卵黄色分明從東來

入廳事上俄頃又二枚續至其狀如前良久而去自此夕夕來往或單至雙來久停則滅一夜或四五來如此十許日不見其年譚二婢死明年弟亡譚患疾至都而卒出廣古今五行記

周登之

周登之家在都宋明帝時統諸靈廟甚被恩寵母謝氏奉佛法泰始三年夏月暴雨有物形隱烟霧垂頭屬廳事前地頭如大赤馬飲庭中水登之驚駭謂是善神降

之汲水益之飲百餘斗水竭乃去二年而謝氏亡後半載而明帝崩登之自此事業衰敗出述異記

黃尋

後魏宣武帝景明年中海陵人黃尋先居家單貧忽風雨飛錢至其家後巨富錢至數萬其年被誅出五行記

荆州人

梁元帝天監元年荆州刑人殺了其身不僵手墮於地動口張目血如箭直上丈餘然後如雨細下是歲荆州

大旱與晉愍帝督運令史滈于伯同　出廣古今五行記

田騷

田騷南陽人梁末晚暮執弓箭從婦家還去舍十里無伴畏懼遥望前路坂頭有緋衣小兒急逐之及到問曰汝何村小兒小兒曰家在樹頭騷謂欺己謂之曰吾長者與爾童稚共語何為輕薄見報更行百許步至坂頭道邊有極大樹小兒徑上樹狀如猿猴心以為異乃張弓遶樹覔見一物如幡長數丈高而滅至家困病幾死

出五行記

鄧差

梁鄧差南郡臨沮人於麥城耕地得古銅數斛因此大富行值雨止於阜莢樹下遇一老公謂差曰君雖富明年舍神若出方衰耗之後君必因火味獲殃差以爲此叟假稱邪術妄求施與都不採錄明年宅内見一物青黑色似鱉而非可長二尺許自出自入或隱或見紳縮舉頭狗見輙圍繞共吠吠則縮頭家人亦不敢觸如此

者百餘日後有人種作黄昏從外入見之謂是虵乃以鎌斫之傷其足血曳脚入稻積下因失所在自後遭火兒姪喪去官役連及差又於道逢估人先不相識道邊相對共食羅布甘美味皆珍味二人呼差同飲謂曰觀君二人遊行商估勢在不豐何為頓爾珍羞美食估人曰寸光可惜人生在世終止為身口耳一朝病死安能復進甘美乎終不如臨沮鄧生平生不用為守錢奴耳差亦不告姓名默然歸至家宰鵞以自食動筋骰骨哽

其喉病而死出廣古今五行記

司馬申

陳後主時夲臣司馬申任右衛將軍常譖毀朝臣後於尚書省晝寢有烏啄其口流血及席時論以譖毀之效而陳漸徹之徵後主竟降隋出廣古今五行記

段暉

段暉字長祚有一童子辭歸從暉請馬暉戲作木馬與之童子謂暉曰吾泰山府君子謝子厚贈言終棄木馬

騰空而去出魏收後魏書

太平廣記卷三百六十

太平廣記卷三百六十一　　宋　李昉等　編

妖怪三

洛陽婦人　裴休貞　牛成
張翰　南鄭縣尉　李泮
元自虛
崔季舒
北齊崔季舒位至侍中特進忽爾其家池中蓮皆化爲人面著鮮卑帽又其妻曾晝寢見一神人身長丈餘徧體黑毛前來逼己巫曰此是五道將軍入宅者不祥也又庭中忽流血有一白物大如斛自天而下當其子首

未至尺餘乃滅季舒又見其家内廳中有一大手長丈餘從地而出滿室光耀問左右皆云不見尋以非罪見誅出北史

安陽王氏

北齊武成時安陽縣有王家者住古城南其先累世巨富有巫師占君家財物欲出好自防守若去家即大貧其家每夜使人分守夜有一隊人盡着黃衣乘馬從北門出一隊白衣人乘馬從西門出一隊青衣人乘馬從

東園門出悉借問趙虞家此去近遠當時悉忘去後醒覺撫心懊悔不可復追所出黄白青者皆金銀錢貨良久復見一人跛脚負薪而來亦問趙虞家人怨極命奴擊之就視乃家折脚鐺也自此之後漸貧死亡都盡出廣古今五行記

齊後主

北齊後主武平五年如晉陽在路兵人於幕下忽唱叫訊之曰見無數人皆騎小馬如狐爭揮刀矟故叫之出廣

王惠照

武平末廣平都省主事王惠照息休為郡學生刻木作一小兒盛衣帶裏每食必食之告云奴噉方自食自此後遂為魍魎著之時餉不飼則病發垂死漸不饗菜蔬要索酒肉休兄竊取以火焚之休病轉困其家事急顧工匠刻木妙寫形狀為置靈床之處下語云燒毀我如此重刻何益歲餘休成狂病卒出廣古今五行記

獨孤陁

隋獨孤陁字黎邪文帝時為延州刺史性好左道其外甥高氏先事猫鬼已殺其舅郭沙羅因轉入其家帝微聞之而未信其姊為皇后與楊素妻鄭氏俱有疾名醫視之皆曰此猫鬼疾帝以陁后之異母弟陁妻乃楊素之異母妹也由是疑陁所為陰令其兄穆以情喻之上又遣左右諷陁言無有上不悦左遷陁陁遂出怨言上令左僕射高熲納言蘇威大理楊遠皇甫孝緒雜按之

而陁婢徐阿尼供言本從陁母家來常事猫鬼每以子日夜祀之言子者鼠也猫鬼每殺人被殺者家財遂潜移於畜猫鬼家帝乃以事問公卿奇章公牛弘曰妖由人興殺其人可以絶矣上令犢車載陁夫妻將死詣闕哀求於是免死除名以其妻楊氏爲尼先是有人訴其母爲猫鬼殺者上以爲妖㤀禁而遣之及是乃詔赦訴行猫鬼家焉陁亦未幾而卒出北史

楊素

大業五年尚書令楊素於東都造宅潛於宮省遣人就衛尉少卿蕭吉請擇良日入新宅吉知其不終乃以書一卷付之此書專是述死喪之事素聞而惡之乃焚於前庭素宅內造沉香堂甚精麗初成閉之三日然後擇日始開視之四壁如新血所灑流於地腥氣觸人素甚惡之竟遇鴆而死九年素長子禮部尚書楊玄感庭中無故有血灑地玄感懼遂舉兵反伏誅出廣古今五行記

滕景貞

滕景貞在廣州七層寺永徽中罷職歸家婢炊釜中忽有聲如雷米上芃芃隆起滕就視聲轉壯甑上生花數十長似蓮花色赤如金俄頃萎滅旬日景貞卒出酉陽雜俎

元邃

永湻初同州司功元邃其母白日在堂坐忽見屏外有小人騎小馬入來人長二三尺馬亦相稱衣甲具裝光彩輝日於庭内巡牆馳走良久方滅此後每常欲自殺合家守之經年稍怠母夜卧以衣置被中自代便即走

出侍者覺之分覓已投於井比及出之殆亦絶矣出廣古今五行記

劉志言

長安劉志言任華州下邽縣尉此廨素凶遂於里内借宅然宅内不免有怪婢晨起理髪梳墮地婢俯取梳見床下有布袋中似有數歳小兒婢引手取之袋内跳出婢驚懼走出舉家就視了無所見志言秩滿而卒出五行記

素娥

素娥者武三思之妓人也三思初得喬氏青衣窈娘能歌舞三思曉知音律以窈娘歌舞天下至藝也未幾沉於洛水遂族喬氏之家左右有舉素娥曰相州鳳陽門宋媪女善彈五弦世之殊色三思乃以帛三百段往聘焉素娥既至三思大悅遂盛宴以出素娥公卿大夫畢集唯納言狄仁傑稱疾不來三思怒於座中有言宴罷有告仁傑者明日謁謝三思曰某昨日宿疾暴作不果應召然不覩麗人亦分也他後或有良宴敢不先期到

門素娥聞之謂三思曰梁公彊毅之士非款狎之人何必固抑其性若再宴可無請名狄梁公也三思曰儻阻我宴必族其家後數日復宴客未來梁公果先至三思特延梁公坐於內寢徐徐飲酒待諸賓客請先出素娥略觀其藝遂停杯設榻名之有頃蒼頭出曰素娥藏匿不知所在三思自入名之皆不見忽於堂奧隙中聞蘭麝芬馥乃附耳而聽即素娥語音也細於屬絲纔能認辨曰請公不名梁公今固名之不復生也三思問其由

曰某非他怪乃花月之妖上帝遣來亦以多言蕩公之心將興李氏今梁公乃時之正人某固不敢見某嘗爲僕妾敢無情顧公勉事梁公勿萌他志不然武氏無遺種矣言訖更問亦不應也三思出見仁傑稱素娥暴疾未可出敬事之禮有加仁傑莫知其由明日三思密奏其事則天歎曰天之所授不可廢也出甘澤謡

張易之

張易之將敗也母韋氏號阿藏在宅坐家人報云有車

馬騎從甚多至門而下疑其内官也藏出迎之無所見又野狐數拏飯甕牆頭而過未旬日而禍及垂拱之後諸州多進雌鷄化為雄雞者則天之應也出朝野僉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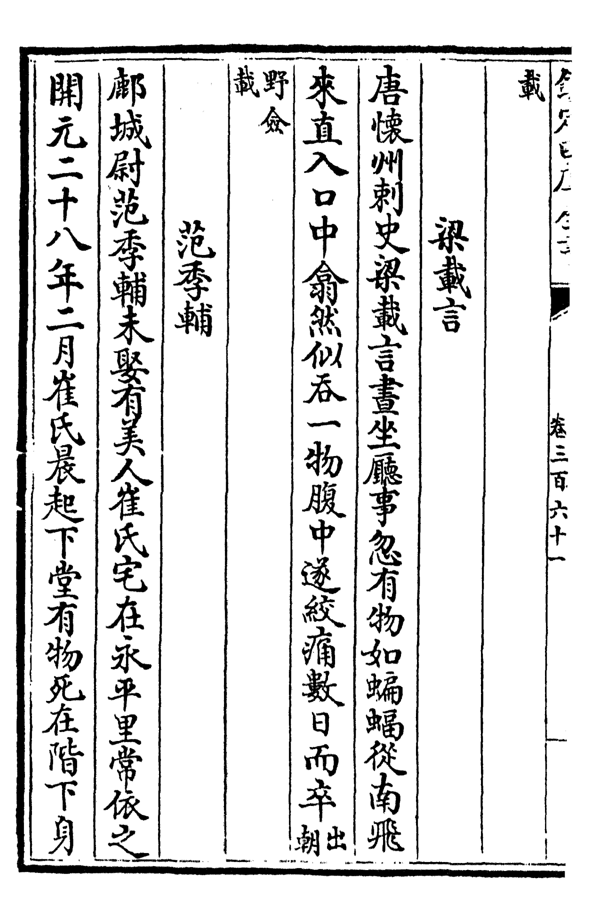
李承嘉

唐神龍中戸部尚書李承嘉不識字不解書為御史大夫兼洛州長史名判司為狗罵御史為驢威振朝廷西京造一堂新成坊人見野狐無數直入宅須臾堂舍四裂瓦木一聚判事筆管手中直裂别取筆復裂如初數

日出為滕州員外司馬卒（出朝野僉載）

泰州人

太定年中泰州赤水店有鄭家莊有一兒年二十餘日晏於驛路上見一青衣女子獨行姿容殊麗問之云欲到鄭縣待二娉未來躊躕伺候此兒屈就莊宿安置廳中供給酒食將衣被同寢至曉門久不開呼之不應於牕中窺之惟有腦骨頭顱在餘並食訖家人破戶入於梁上暗處見一大鳥衝門飛出或云是羅刹魅也（出朝野僉）



載

梁載言

唐懷州刺史梁載言晝坐廳事忽有物如蝙蝠從南飛來直入口中翕然似吞一物腹中遂絞痛數日而卒出朝野僉載

范季輔

郿城尉范季輔未娶有美人崔氏宅在永平里常依之開元二十八年二月崔氏晨起下堂有物死在階下身

如狗項有九頭皆如人面面狀不一有怒者喜者妍者醜者老者少者蠻者夷者皆大如拳尾甚長五色崔氏恐以告季輔問諸巫巫言焚之五道災則消矣乃於四達路積薪焚之後數日崔氏母殂又數日崔氏死又數日季輔亡出記聞

洛陽婦人

玄宗時洛陽婦人患魔魅前後術者治之不愈婦人子詣嵩山法善道士求爲法遣善云此是天魔彼自天上負

罪為帝所譴暫在人間然其譴已滿尋當自去無煩遣之也其人意是相解之詞固求祐助善云誠不惜往乃携人深入陽翟山中絶嶺有池水善於池邊行禁久之水中見一頭髻如三間屋冉冉而出至兩目睒如電光須臾雲霧四合因失所在出廣異記

裴休貞

金吾將軍裴休貞微時居敦業里有客過之休貞飲客其弟皆預日晚客去休貞獨卧廳事昏後休貞醒繞牀

有聲曰哥哥去娘子如此不絕休貞視呼者狀甚可畏
繞之不止休貞懼跳門呼奴奴以燈來其弟亦至於是
怪依燈影中狀若崑崙齒大而白長五尺休貞弟休
元素多力擊之以拳應手有聲如擊鐵石怪形即滅其
歲休貞母殂出記聞

牛成

京城東南五十里曰孝義坊坊之西原常有怪開元二
十九年牛肅之弟成因往孝義晨至西原遇村人任杲

與言忽見其東五百步有黑氣如輀車凡十餘其首者高二三丈餘各丈餘自北徂南將至原窮又自南還北累累相從日出後行轉急或出或沒日漸高皆失杲曰此處常然蓋不足怪數月前有飛騎者番滿南歸忽見空中有物飛騎刀刺之角馱湧出為人身長丈餘而逐飛騎飛騎走且射之中怪遂少留又來踵飛騎又射之乃止既明尋所射處地皆有血不見怪因遇疾還家數日而卒出紀聞

張翰

右監門衛録事參軍張翰有親故妻天寶初生子方收所生男更有一無首孩子在傍跳躍攪之則不見手去則復在左右按白澤圖曰其名曰常依圖呼名至三呼奄然已滅出紀聞

南鄭縣尉

南鄭縣尉孫旻爲山南採訪支使嘗推覆在途舍於山館忽有美婦人面出於柱中顧旻而笑旻拜而祈之良

久方滅懼不敢言也後數年選授桑泉尉在京遇疾友人問疾旻乃言之而卒出記聞

李泮

咸陽縣尉李泮有膂勇而頑常對客自言不懼鬼神言甚誇誕忽所居南牆有面出焉赤色大尺餘趺鼻眑目鋒牙利口殊可增惡膂大怒拳毆之應手而滅俄又見於西壁其色白又見東壁其色青狀皆如前拳擊亦滅後黑面見於北牆貌益恐人其大則倍膂滋怒擊數拳

不去拔刀刺之乃中面乃去牆來掩甥手推之不能去

黑面遂合於甥面色如漆甥仆地死及殯殮其色終不

改出記聞

元自虛

開元中元自虛爲汀州刺史至郡部衆官皆見有一人

年垂八十自稱蕭老一家數口在使君宅中累世幸不

占廳堂言訖而沒自後凡有吉凶蕭老必預報無不應

者自虛剛正常不信之而家人每夜見怪異或見有人

坐於簷上脚垂於地或見人兩兩三三空中而行或抱
嬰兒問人乞食或有美人濃粧美服在月下言笑多擲
磚瓦家人乃白自虛曰常聞廚後空舍是神堂前人皆
以香火事之令不然故妖怪如此自虛怒殊不信忽一
日蕭老謁自虛云令當遠訪親舊以數口爲託言訖而
去自虛以問老吏吏云常聞使宅堂後枯樹中有山魈
自虛令積柴與樹齊縱火焚之聞樹中冤枉之聲不可
聽月餘蕭老歸縞素哀哭曰無何遠出委妻子於賊手

今四海之内孑然一身當令公知之耳乃於衣帶解一小合大如彈丸擲之於地云速去速去自虚俯拾開之見有一小虎大纔如蠅自虚欲捉之遂跳於地已長數寸跳擲不已俄成大虎走入中門其家大小百餘人盡為所斃虎亦不見自虚者亦一身而已出會昌解頤錄

太平廣記卷三百六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三百六十二　宋　李昉等　編

妖怪四

王豐　房集　張寅

燕鳳祥　王生　梁仲朋

長孫繹

長孫繹之親曰鄭使君使君惟一子甚愛之子年十五鄭方典郡常使蒼頭十餘人給其役夜中蒼頭皆食子獨坐忽聞户東有物行來履地聲甚重每移步殷然俄到户前遂至牀下乃一鐵小兒也長三尺至麤壯朱目大口謂使君子曰嘻河毋呼令吮乳來子驚叫跳入户

蒼頭既見遽報使君使君命十餘人持棒擊之如擊石

徐而下階望門南出至以刀斧鍛終不可傷命舉火爇

之火焚其身則開口大呌聲如霹靂聞者震倒於是以

火驅之既出衙門舉足蹶一車轍遂滅其家亦無休咎

出記

聞

韋虛心

户部尚書韋虛心有三子皆不成而死予每將亡則有

大面出於牀下嗔目開口貌如神鬼子懼而走大面則

化爲大鵶以翅遮擁令自投於井家人覺遽出之已愚猶能言其所見數日而死如是三子皆然竟不知何鬼怪出紀聞

裴鏡微

河東裴鏡微曾言武人與其居相近武人夜還莊操弓矢方馳騎後聞有物近焉顧而見之狀大有類方相口但稱渇將及武人武人引弓射中之怪乃止頃又來近又射之怪復住斯須又至武人遽至家門已閉武人踰垣

而入入後自户窺之怪猶在武人不敢取馬明早啟門馬鞍棄在門馬則無矣求之數里墓林中見馬被啗已盡唯骨在焉出紀聞

李虞

全節李虞好犬馬少而不逞父嘗為縣令虞隨之官為諸慢遊每夜逃出自竇從人飲酒後至竇中有人背其身以尻窒穴虞排之不動以劍刺之劍没至鐔猶如故乃知非人也懼而歸又歲暮野外從禽禽入墓林訪之

林中有死人而仰其身洪脹甚可憎惡巨鼻大目挻動其眼眼仍光起直視虞虞驚怖殆死自是不敢畋獵焉

出紀聞

武德縣婦人

開元二十八年武德有婦娠將生男其姑憂之爲其儲食其家窶有麪數豆有禾一區及産夕其夫不在姑與鄰母同膳之男既生姑與鄰母具食食至曉婦若饑渴求食不絶聲姑饋之盡數人之飧猶言餒姑又膳升麪

進之婦食食無遺而益稱不足姑怒更爲具之姑出後房内餅盎在焉婦下牀覶執器取餅食之餅又盡姑還見之怒且恐謂鄰母曰此婦何爲母曰吾自幼及長未之見也姑方詢怒新婦曰姑無食食兒乃因提其子食之姑奪之不得驚而走俄卻入户婦已食其子盡口血猶丹因謂姑曰新婦當卧且死亦無遺若側猶可收矣言終仰眠而死出紀聞

懷州民

開元二十八年春二月懷州武德武陟修武三縣人無故食土云味美異於他土先是武德期城村婦人相與採拾聚而言曰今米貴人饑若為生活有老父紫衣白馬從十人來過之謂婦人曰何憂無食此渠水傍土甚佳可食汝試甞之婦人取食味頗異遂失老父乃取其土至家拌其麵為餅餅甚香由是遠近競取之渠東西五里南北十餘步土並盡牛肅時在懷親遇之出紀聞

武德縣民

武德縣逆旅家有人鏁閉其室寄物一車如是數十日不還主人怪之開視囊皆人面衣也懼而閉之其夕門自開所寄囊物並失所在出紀聞

張司馬

定州張司馬開元二十八年夏中夜與其妻露坐閣空中有物飛來其聲戫戫然過至堂屋爲瓦所礙宛轉屋際遂落簷前因走司馬命逐之逐者以足蹴之乃爲狗音擒得火照則老狗也赤而鮮毛身甚長足甚短可一二

寸司馬命焚之深憂其爲怪月餘改深州長史出紀聞

李適之

李適之既貴且豪常列鼎於前以具膳羞一旦庭中鼎躍出相鬬家僮告適之乃往其所酹酒自誓而鬬亦不解鼎耳及足皆落明日適之罷知政事拜太子少保時人知其禍未止也俄爲李林甫所陷貶宜春太守適之男霅爲衛尉少卿亦貶巴陵郡别駕適之至州不旬月而終時人以林甫迫殺之霅乃迎喪至都李林甫怒猶

未已令人誣告於河南府杖殺之適之好飲退朝後即速賓朋親戚談話賦詩曾不備於林甫初適之在相位日曾賦詩曰朱門長不備親友恣相過今日過五十不飲復如何及罷相作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盃借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及死非其罪時人寃歎之出明皇雜錄

李林甫

李林甫宅亦屢有怪妖其南北隅溝中有火光大起或

有小兒持火出入林甫惡之奏於其地立嘉猷觀林甫將疾晨起將朝命取書囊即常時所要事目也忽覺書囊頗重於常侍者開視之即有二鼠出焉投於地即變為狗蒼色壯大雄目張牙仰視林甫命弓射之殷然有聲狗形即滅林甫惡之稱疾不朝其日遂病不踰月而卒出明皇雜錄

又

平康坊南街廢蠻院即李林甫舊第也林甫於正寢之

後別創一堂制度彎曲有卻月之形名曰偃月堂土木華麗剞劂精巧當時莫儔也林甫每欲破滅人家即入此堂精思極慮喜悅而出其家不存矣及將敗林甫於堂上見一物如人遍體被毛毛如猪立鋸牙鉤爪長三尺餘以手戟林甫目如電光而怒視之林甫連叱不動遽命弧矢毛人笑而跳入前堂堂中青衣遇而暴卒經於廐廐中善馬亦卒不累月而林甫敗出開天傳信記

楊慎矜

楊慎矜兄弟富貴常不自安每詰朝禮佛像默祈㝠衛一日像前土榻上聚塵三堆如冢狀慎矜惡之且慮兒戲命掃去一夕如初尋而禍作出酉陽雜俎

姜皎

姜皎常遊禪定寺京兆辦局甚盛及飲酒座上一妓絶色獻酒整鬟未常見手衆怪之有客被酒戲曰非支指手乃殭牽視妓隨牽而倒乃枯骸也姜竟及禍焉出酉陽雜俎

晁良貞

晁良貞能判知名姓剛鷙不懼晁每年恒掘太歲地堅掘後忽得一肉大於食魁良貞鞭之數百送通衢其夜使人陰影聽之三更後車騎衆來至肉所問太歲兄何故受此屈辱不讐報之太歲云彼正榮盛如之奈何明失所在出廣異記

李氏

上元末復有李氏家不信太歲掘之得一塊肉相傳云

得太歲者鞭之數百當免禍害李氏鞭九十餘肉忽騰上因失所在李氏家有七十二口死亡略盡惟小劚公尚存李氏兄弟恐其家滅盡夜中令奴悉作鬼裝束刧小劚便藏之唯此孑得存其後襲封劚公出廣異記

又

寧州有人亦掘得太歲大如方狀類赤菌有數千眼其家不識移至大路遍問識者有胡僧驚曰此太歲也宜速埋之其人遽送舊處經一年人死略盡出廣異記

張周封

工部員外張周封言舊莊在城東狗脊觜西嘗築牆於太歲上一夕盡崩且意其基虛工不至卒莊客指揮復築之高未數尺炊者驚叫曰怪作矣遽視之飯數斗悉躍出地著牆匀若蠶子無一粒重者矗墻之半如界焉因謁巫酹地謝之亦無他出酉陽雜俎

王豐

萊州即墨縣有百姓王豐兄弟三人豐不信方位所忌

嘗於太歲上掘坑見一肉塊大如斗蠕蠕而動遂填其坑肉隨填而出豐懼棄之經宿肉長塞於庭兄弟奴婢數日内悉暴卒惟一女子存焉出酉陽雜俎

房集

唐肅宗朝尚書郎房集頗恃權勢暇日私第獨坐廳中忽有小兒十四五髡髮齊眉而持一布囊不知所從來立於其前房初謂是親故家遣小兒相省問之不應又問囊中何物小兒笑曰眼睛也遂傾囊中可數升眼睛

在地四散或緣牆上屋一家驚怪便失小兒所在眼睛又不復見後集坐事誅出原化記

張寅

范陽張寅嘗行洛陽故城南日已昏暮欲投宿故人家經狹路中馬忽驚頭蹐跼不肯行寅疑前有異因視路傍墳大柱石端有一物若似紗籠形大如橋柱上慈臺漸漸長大如數斛及地飛如流星其聲如雷所林中宿鳥驚散可百餘步墮一人家寅竊記之乃去後月餘重

經其家長幼無遺矣乃詢之鄰人云其婦養姑無禮姑死遂有此禍出廣異記

燕鳳祥

平陽燕鳳祥頗涉六藝聚徒講授夜與其妻在家中忽聞外閤閤喑嗚之聲以為盜屣履視之正見一物白色長丈許在庭中遽掩入户漸闚登階呼鳳祥曰夜未久何為閉户默不敢應明燈自守須臾門隙中有一面如猴即突入呼其侶數百頭悉從隙中入皆長二尺餘著豹

皮𧴣鼻𥡴皷脣睚目貌甚醜惡或緣屋壁或在梁棟間
跳躑在後勢欲相逼鳳祥左右惟有一枕及婦琵琶即
以擲之中者便去至明方盡遂得免恍惚常見室中有
衣冠大人列在四壁云我平陽堯平使者請巫祝祠禱
之終不能去乃避於精舍中見佛榻下有大面瞪目視
之又將逃於他所出門復見羣鬼悉戲巷中直赴鳳祥
不得去既無所出而病轉篤乃多請僧設齋結壇持呪
亦迎六丁道士爲作符禁呪鬼乃稍去數日鳳祥夢有

一人朱衣墨幘住空中云還汝魂魄因而以物擲鳳祥有如婦人髮者有如絳衣者數十枚鳳祥悉受明日遂愈焉出廣異記

王生

永泰初有王生者住揚州孝感寺北夏月被酒卧手垂於牀其妻恐風射舉之忽有巨手出於牀前牽王臂墜牀身漸入地其妻與奴婢共曳之不禁地如裂狀初餘衣帶頃亦不見其家併力掘之深二丈許得枯骨一具

已如數百年者竟不知何怪出酉陽雜俎

梁仲朋

汝州西郭之街南渠西有小莊常

葉縣人梁仲朋家在汝州西郭之街南渠西有小莊常朝往夕歸大歷初八月十五日天地無氛埃去十五六里有豪族大塋林皆植白楊是時秋景落木仲朋跨馬及此二更聞林間槭槭之聲忽有一物自林飛出仲朋初謂是驚棲鳥俄便入仲朋懷鞍橋上坐月照若五㪷栲栳大毛黑色頭便似人眼射如珠便呼仲朋為弟謂

仲朋曰弟㦬頗有貚貀之氣言語一如人直至汝州郭門外見人家未䁖有燈火光其怪欻飛東南上去不知所在如此仲朋至家多日不敢向家中説忽一夜更深月上又好天色仲朋遂名弟妹於庭命酌或嘯或吟因語前夕之事其怪忽從屋脊上飛下來謂仲朋曰弟説老兄何事也於是小大走散獨留仲朋云爲兄作主人索酒不已仲朋細視之頸下有癭子如生瓜大飛翅是雙耳又是翅鼻爲毛斗䫆大如鵝卵飲數斗酒醉於盃

筵上如睡着仲朋潛起礪𫔭刃當其項而刺之血流迸洒便起云大哥大哥弟莫悔郤映屋脊不復見庭中血淋三年內仲朋一家三十口蕩盡出乾𦠆子

太平廣記卷三百六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三百六十三　　宋　李昉等　編

妖怪五

韋滂

唐大歷中士人韋滂膂力過人夜行一無所懼善騎射

每以弓矢隨行非止取鳥獸烹炙至於虵蝎蚯蚓蜣蜋螻蛄之類見則食之嘗於京師暮行鼓聲向絶主人尚遠將求宿不知何詣忽見市中一衣冠家移家出宅子弟欲鏁門㨪求寄宿主人曰此宅鄰家有喪俗云妨殺入宅當損人物令將家口於側近親故家避之明日即歸不可不以奉白也韋曰但許寄宿復何害也殺鬼吾自當之主人遂引韋入宅開堂厨示以牀榻飲食皆備㨪令僕使歇馬槽上置燭燈於堂中又使入厨具食食

訖令僕夫宿於别屋滂列牀於堂開其雙扇息燭張弓坐以伺之至三更欲盡忽見一光如大盤自空飛下廳北門扉下照曜如火滂見尤喜於闇中引滿射之一箭正中爆然有聲火乃掣掣如動連射三箭光色漸微已不能動携弓直往拔箭光物墮地滂呼奴取火照之乃一團肉四向有眼眼數開動即光滂笑曰殺鬼之言果不虛也乃令奴烹之而肉味馨香極甚煮令過熟乃切割為韲噉之尤覺芳美乃沾奴僕留半呈主人至明主

人歸見韋生喜其無恙韋乃說得殺鬼獻所留之肉主人驚歎而已出原化記

柳氏

唐大歷中有士人莊在渭南遇疾卒於京妻柳氏因莊居有一子年十一二夏夜其子忽恐悸不眠三更後見一老人白衣兩牙出吻外熟視之良久漸近前有婢眠熟因扼其喉咬然有聲衣隨手碎攫食之須臾骨露乃舉起飲其五臟見老人口大如箕子方叫一無所見婢已骨

矣數月後亦無他士人祥齋日暮柳氏露坐納涼有胡蜂遶其首面柳氏以扇擊墮地乃胡桃也柳氏取置掌中遂長初如拳如椀驚顧之際已如盤矣㬥然分為兩扇空中轉輪聲如分蜂忽合於柳氏首柳氏碎首齒著於樹其物飛去竟不知何怪也出酉陽雜俎

王愬

建中三年前楊府功曹王愬自冬調選至四月寂無音書其妻扶風竇氏憂甚有二女皆國色忽聞門有賣卜

女巫包九娘者過其巷人皆推占事中遂名卜馬九娘設香水訖俄聞空間有一人下九娘曰三郎來與夫人看功曹有何事更無音書早晚合歸言訖而去經數刻忽空中宛轉而下至九娘喉中曰娘子酬答何物阿郎歸甚平安今日在西市絹行舉錢共四人長行緣選場用策子被人告所以不得見官作行李次容書之五月二十三日初明想奄至宅竇氏甚喜坐訖便問君何故用策子令選事不成又於某月日西市舉錢共四人長

行愬自以不附書愕然驚異妻遂話女巫之事即令召
巫來曰勿憂來年必得好官今日西北上有人牽二水
牛患脚可勿爭價買取旬日間應得數倍利至時果有
人牽跛牛過即以四千買買經六七日甚肥壯足亦無
損同曲磨家二牛暴死卒不可市遂以十五千求買初
愬宅在慶雲寺西巫忽曰可速賣此宅如言貨之得錢
十五萬又令於河東月僦一宅貯一年已來儲然後買
竹作麤䉷籠子可盛五六斗者積之不知其數明年春連

帥陳少遊議築廣陵城取𥘵舊居給以半價又運土築籠每籠三十文計資七八萬始於河東買宅神巫不從包九娘而自至曰某姓孫名思兒寄住巴陵欠包九娘錢今已償足與之别歸故來辭耳吁嗟久之不見其形竇氏感其所謀謂曰汝何不且住不然吾養汝爲兒可乎思兒曰娘子既許某更何愁可爲作一小紙屋安於堂簷每食時與少食即足矣竇氏依之月餘遇秋風飄雨中夜長歎竇氏乃曰今與汝爲母子何所中外不然

向吾牀頭櫃上安居可乎思兒又喜是夕移入便問拜
兩姊不見形但聞其言㦬長女好戲因謂曰姊與爾索
一新婦於是紙畫一女及布綵繢思兒曰請如小姊裝
索其女亦戲曰依爾意其夜言笑如有所對即云新婦
參二姑姑㦬堂妹事韓家住南堰新有分娩二女作繡
鞋欲遺之方命青衣裝思兒笑二女問笑何事答曰孫
兒一足腫難著繡鞋竇氏始惡之思兒已知更數日乃
告辭云且歸巴陵衆二姊與娶新婦便欲將去㦬與令

造一船子長二尺已來令姊監將香火送至楊子江為幸足矣竇氏從其請二女又與一幅絹畫其夫妻相對思兒着緑隶板具小船上拜别自其去也二女皆若神不足者二年長女嫁外兄親禮夜卒於帳門以燭照之其形若黄葉爾小女適張初初嫁亦如其姊慇終山陽郡司馬出乾膜子

李皙

唐貞元四年春常州録事參軍李皙家於丹陽縣東郭

去五里有莊多茅舍晝日無何有火自焚救之而滅視地麻屨跡廣尺餘意為盜索之無狀旬時屢災而易撲方悟其妖異後乃有投擲空間家人怖悸輒失衣物有乳母阿萬者性通鬼神常見一丈夫出入隨之或為胡形鬚髯偉然羔裘貂帽間以朱紫倏閃出來皙晚習春秋於閤阿萬見胡人竊書一卷而去馳報皙皙閱書欠一卷方祝祈之須臾書復帙中亦無損汚李氏患之意其庭竹聳茂鬼魅可栖潛議伐去之以植桃忽於庭中

得一書聞君議伐竹種桃盡為竹籌州下粟方賤一船竹可貿一船粟幸速圖之其筆札不工紙方數寸哲兄子士温士儒並剛勇常駡之輒失冠屨後稍祈之而歸所失復投書曰惟聖罔念作狂唯狂克念作聖君始駡我而見祈今並還之書後言墨获君狀居句鄰人盜哲犬殺而食之事發又得一書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數旬之後其家失物至多家人意其鬼為盜又一書言劉長卿詩曰直氏偷金枉君謂我為盜今既得盜

如之何士溫士儒竟扞禦之見夏夜士溫醉卧背燭牀頭見一丈夫自門直入不虞有人因至燭前士溫忽躍身擒之果獲燭亦滅於暗中扞禦盡力久之喀喀有聲燭至漸堅是一尫尫背畫作眉目以紙為頭巾衣一小兒衣又以婦人披帛纏頭數匝方結之李氏遂釘於柱碎之數日外有婦人喪服哭於閫言殺我夫明日哭於庭乃投書曰諺所謂一雞死一雞鳴吾屬百戶當相報耳如是往來如初嘗取人衣著庭書樹扶踈莫知所由

也求而遂觧之又以大器物投小器中出入不礙句時士儒又張燈見一婦人外來戲燈下復為士儒擒焉扞力良久擻而硬燭之亦凥而衣也遂末之而明日復有其類哀哭常畏二姪呼為二郎二郎至即不多來李氏潛欲徙其居而得一書曰聞君欲徙居吾已先至其所矣李氏有二老犬一名韓兒一名猛子自有此妖不復食常揺尾戲於空暗處遂斃之自後家中有竊議事魅莫能知之一書自無韓大猛二吾屬無依又家人自郭

返至其里見二丈夫於道側迎問家人曰聞爾家有怪異若之何遂以事答及行顧已不見李氏於潤州迎山人韋士昌士昌以符置諸庭櫺間以壓之鬼至書曰符至聖也而置之屋上不亦輕乎士昌無能爲乃去聞淮楚有衛生者久於呪術乃邀之衛生至其鬼頗憚之其來稍踈衛生乃設道場以考召置箱於壇中宿昔箱中得一狀狀件所失物云若干物已貨記得錢若干買果子及梳子等食訖其餘若干並送還驗其物悉在箱中

又言失鐺子甚實不敢請問諸水濵狀言狐䑛等狀自此吏不復來異日於河中果得鐺子等乃驗水濵之說也出通幽記

盧瑗

貞元九年前亳州刺史盧瑗家于東都康裕坊瑗父正病卒後兩日正晝忽有大鳥色蒼飛于庭迴翔空間度其影可濶丈四五家人咸見頃之飛入西南隅井中久而飛出人往視之其井水已竭中獲二卵大如斗將出

破之血流數斗至明忽聞堂西奥有一女人哭往看見一女子年可十八九烏巾帽首哭轉哀厲問其所從來徐徐出就東閤乃言曰吾誕子井中何敢取殺言畢却往西閤拽其尸如糜散之訖奮臂而去出門而滅其家大震懼取所留卵却送于野使人馳問彔道茂道茂令禳謝之後亦無徵祥而莫測其異也出通幽記

盧江民

貞元中有盧江都民因採樵至山會日暮忽見一胡人

長丈餘自山崦中出衣黑衣執弓矢民大恐遽走匿古木中窺之胡人佇望良久忽東向發一矢民隨望之見百步外有一物狀類人舉體黄毛數寸蒙烏巾而立矢中其腹輒不動胡人笑曰果非吾所及遂去又一胡亦長丈餘魁偉愈於前者亦執弧矢東望而射中其物之胸亦不動胡人又曰非將軍不可又去俄有胡人數十衣黑臂弓腰矢若前驅者又見一巨人長數丈被紫衣狀貌極異緩步而來民見之不覺慄然巨胡東望謂其

前驅者曰射其喉羣胡欲爭射之巨胡識曰非雄舒莫可他胡皆退有一胡前引滿一發遂中其喉其物亦不懼徐以手拔去三矢持一巨礫向西而來胡人皆有懼色前白巨胡事廹矣不如降之巨胡即命呼曰將軍願降其物乃投礫於地自去其巾狀如婦人無髮至羣胡前盡收奪所執弓矢皆折之遂令巨胡跪於地以手連掌其頰胡人哀祈稱死罪者數四方釋之諸胡髙拱而立不敢輒動其物徐以巾蒙首東望而去胡人相賀曰

賴今日甲子耳不然吾輩其死乎既而俱拜於巨胡前巨胡頷之良久遂導而入山巖時欲昏黑民雨汗而歸竟不知其何物也出宣室志

揚州墖

諮議朱景玄見鮑容記陳少遊在揚州時東市墖影忽倒老人言海影翻則如此出酉陽雜俎

高郵寺

高郵縣有一寺不記名講堂西壁枕道每日晚人馬車

舉影悉透壁上衣紅紫者影中鹵莽可辨壁厚數尺難
以理究辰午之時則無相傳如此二十餘年或一年半
年不見出酉陽雜俎

劉積中

劉積中常於西京近縣莊居妻病亟未眠忽有婦人白
首長纔三尺自燈影中出謂劉曰夫人病唯我能理何
不祈我劉素剛咄之姥徐戟手曰勿悔勿悔遂滅妻因
暴心痛殆將卒劉不得已祝之言已復出劉揖之坐乃

索茶一甌向日如呪狀顧令灌夫人茶纔入口痛愈後時時輒出家人亦不之懼經年後謂劉曰我有女子及笄煩主人求一佳壻劉笑曰人鬼路殊難遂所託姚曰非求人也但為刻桐木稍工者可矣劉許諾因為具之經宿木人失矣又謂劉曰兼煩主人作鋪公鋪母若可某夕我自具車輿奉迎劉心計無奈之何亦許之至一日過酉有僕馬車乘至門姚亦至曰主人可往劉與妻各登其車馬天黑至一處朱門崇墉籠燭列迎賓客供

帳之盛如王公家引劉至一廳朱紫數十有相識者有已歿者各相視無言妻至一堂蠟炬如臂錦翠爭煥亦有婦人數十存歿相識各半但相視而已及五更劉與妻恍惚却還至家如醉醒十不記其一二數日姥復來拜謝曰我小女成長今復託主人劉不耐以枕抵之曰老魅敢如此擲之姥隨枕而滅妻遂疾發劉與男女酹地禱之不復出矣妻竟以心痛卒劉妹復病心痛劉欲徙居一切物膠着其處輕若屣屐亦不可舉迎道流上

童梵僧持呪悉不禁劉常暇日讀藥方其婢小碧自外來垂手緩步大言劉四頗憶平昔無既而嘶咽曰省躬近從泰山回路逢飛天野叉攜賢妹心肝我已奪得因舉袖袖中蠕蠕有物左顧似有所命曰可為安置又覺袖中風生衝簾幌婢入堂中乃對劉坐問存歿敘平生事劉與杜省躬同年及第友善其婢舉止笑語無不肖也頃曰我有事不可久留執劉手嗚咽劉亦悲不自勝婢忽倒及覺一無所記其妹亦自此無恙出酉陽雜俎

太平廣記卷三百六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三百六十四　宋　李昉等　編

妖怪六

江淮士人

江淮有士人莊居其子年二十餘嘗病厭其父一日飲茗甌中忽泡起如甌高出甌外瑩淨若琉璃有人長一寸立於漚上高出甌中細視之衣服狀貌乃其子也食頃爆破一無所見茶椀如舊但有微璺耳數日其子遂著神譯神言斷人休咎不差出酉陽雜俎

李鵠

前秀才李鵠覲於潁川夜至一驛纔卧見物如猪者突上廳階鵠驚走透後門投驛廐潛身草積中屏息伺之

怪亦隨至聲遶草積數匝瞪目視鵲所潛處忽變為巨星騰起數道燭天鵲左右取炬索鵲於草積中鵲已卒矣半日方蘇因說所見未旬無疾而卒出酉陽雜俎

僧智圓

鄭餘慶在梁州有龍興寺僧智圓善總持敕勒之術制邪理病多著效日有數十人候門智圓老稍倦鄭頗敬之因求住城東隙地起草屋而居有沙彌行者各一人居數年暇日智圓向陽科脚忽有布衣婦人甚端麗至階

作禮泣曰妾不幸夫亡于幼老母危病知師神呪助力乞加救護智圓曰貧道本厭城隍喧湫兼煩於捂謝弟子母病可就此為加持也婦人復再三泣請且言母病亟不可舉扶智圓亦哀而許之乃言從此向北二十餘里至一村村側近有魯家莊但訪韋十娘所居也智圓詰朝如言行二十餘里歴訪不得乃還明日婦人復至僧責曰貧道昨日逺赴約何差繆如此婦人言只去師所止處二三里耳師慈悲必為再往僧怒曰老僧衰暮

令誓不出婦人乃大聲言慈悲何在耶令事須去因上
階牽僧臂僧驚迫亦疑其非人恍惚以小刀刺之婦人
遂倒乃沙彌誤中刀流血死矣僧遽與行者瘞於飯甕
下沙彌本村人家去蘭若十餘里其日家人悉在田有
人皂衣揭襆乞漿於田中且說其事沙彌父母舉家號
哭詣僧僧猶紿焉其父母鍬索而獲即訴於官鄭公大
駭併求盜吏細按意其必寃也僧具陳狀復白貧道宿
債有死而已按者亦以死論僧求假七日命持念為將

來資糧餘慶哀而許之僧沐浴設壇急印契縛橑考其魅凡三夕婦人見於壇上言我類不少所求食處輒為師破除沙彌且在能為誓不持念必相還也智圓懇為設誓婦人喜曰沙彌在城南某村古邱中僧言於官吏如其言尋之沙彌果在神已癡矣發沙彌棺中乃一苕帚也僧自是絶其術出酉陽雜俎

南孝廉

唐南孝廉失其名莫知何許人能作鱠縠薄縷細輕可

吹起操刀響捷若合節奏因會客衒伎先起架以陳之忽暴風雷震一聲鱠悉化為胡蝶飛去南驚懼遂折刀誓不復作出酉陽雜俎

謝翺

陳郡謝翺者嘗舉進士好為七字詩其先寓居長安昇道里所居庭中多牡丹一日晚霽出其居南行百步眺終南峰佇立久之見一騎自西馳來繡繢髮髻近乃雙鬟高髻靚粧色甚姝麗至翺所因駐謂翺郎非見待耶

翱曰步此徒望山耳雙鬟笑降拜曰願郎歸所居翱不測即迴望其居見青衣三四人皆立其門外翱益駭異入門青衣俱前拜既入見堂中設茵毯張帷帟錦繡輝映異香遍室翱愕然且懼不敢問一人前曰郎何懼固不為損耳頃之有金車至門見一美人年十六七風貌閑麗代所未識降車入門與翱相見坐於西軒謂翱曰聞此地有名花故來與君一醉耳翱懼稍解美人即命設饌同食其器用物莫不珍豐出玉杯命酒遞酌翱因

問曰女郎何為者得不為他怪乎美人笑不答固請之
乃曰君但知非人則已安用問耶夜闌謂翶曰某家甚
遠今將歸不可久留此矣聞君善為七言詩願有所贈
翶悵然因命筆賦詩曰陽臺後會杳無期碧樹烟深玉
漏遲半夜香風滿庭月花前竟發楚王悲美人覽之泣
下數行曰某亦嘗學為詩欲答來贈幸不見誚翶喜而
請美人求絳牋翶視筒中唯碧牋一幅因與之美人題
曰相思無路莫相思風裏花開只片時惆悵金閨却歸

處曉鶯啼斷綠楊枝其筆札甚工翺嗟賞良久美人遂
顧左右撤帳帟命燭登車翺送至門揮淚而別未數十
步車輿人馬俱亡見矣翺異其事因貯美人詩笥中明
年春下第東歸至新豐夕舍逆旅因步月悵望感前事
又為詩曰一紙華牋麗碧雲餘香猶在墨猶新空添滿
目淒涼事不見三山縹緲人斜月照衣今夜夢落花啼
鳥去年春紅閨更有堪愁處窻上蟲絲鏡上塵既而朗
吟之忽聞數百步外有車音西來甚急俄見金閨從數

騎視其從者乃前時雙鬟也驚問之雙鬟遽前告即駐
車使謂翾曰通衢中恨不得一見翾請其舍逆旅固不
可又問所適荅曰将之弘農翾因曰某今亦歸洛陽願
偕東可乎曰吾行甚迫不可即褰車簾謂翾曰感君意
勤厚故一面耳言竟嗚咽不自勝翾亦為之悲泣因誦
以所製之詩美人曰不意君之不忘如是也幸何厚焉
又曰願更酬此一篇翾即以紙筆與之俄頃而成曰惆
悵佳期一夢中五陵春色盡成空欲知離別偏堪恨只

為音塵兩不通愁態上眉凝淺綠淚痕侵臉落輕紅雙輪暫與王孫駐明月西馳又向東翺謝之良久別去纔百餘步又無所見翺雖知為怪眷然不能忘及至陝西遂下道至弘農留數日冀一再遇竟絶影響乃還洛陽出二詩話於友人不數月以怨結遂卒出宣室志

僧法長

河南龍門寺僧法長者鄭州原武人寶歷中嘗自龍門歸原武家有田數頃稔而未刈一夕因乘馬行田間馬

忽屹不前雖鞭扶輒不動唯瞪目東望若有所見時月明隨其望數百步外有一物如古木色兀然而來長㦬即迴馬走道左數十步伺之其物來漸近乃白氣高六七尺腥穢甚於鮑肆有聲綿綿如呻吟西望而去長策馬隨其後常遠數十步行一里餘至里民王氏家遂突入焉長駐馬伺之頃之忽聞其家呼曰車宇下牛將死可偕來視之又頃聞呼後舍驢蹶仆地不可救又頃聞驚哭有出者長佯過訊之曰主人有子十餘歲忽卒語

未竟又聞哭音或驚呌聯聯不已夜分後聲漸少迨明

而絶長駭異即具告其鄰偕來王氏居偵之其中俏然

無聞因開户而其家十餘人皆死雞犬無存焉出宣室志

河北村正

處士鄭賔于言嘗客河北有村正妻新死未斂日暮其

兒女忽覺有樂聲漸近至庭宇屍已動矣及入房如在

梁棟間屍遂起舞樂聲復出屍倒旋出門隨樂聲而去

其家驚懼時月黑亦不敢尋逐一更村正方歸知之乃

折一桑枝如臂被酒大駡尋之入墓林約五六里復覺樂聲在一栢林上及近樹樹下有火熒熒然屍方舞矣村正舉杖擊之屍倒樂聲亦止遂負而還出酉陽雜俎

僧弘濟

醫僧行儒説福州有僧弘濟齋戒精苦嘗於沙岸得一顱骨遂貯衣籃中歸寺數日忽眠中有物齧其耳以手撥之落聲如數升物疑其顱骨所為也及明果墜在牀下遂破為六片零置瓦溝中夜半有火如鷄卵次第入

丸下燭之弘濟責曰爾不能求生人天憑朽骨何也於是怪絶出酉陽雜俎

金友章

金友章者河内人隱於蒲州中條山凡五載山有女子日常挈缾而汲溪水容貌殊麗友章於齋中遥見心甚悦之一日女子復汲友章躡屣企户而調之曰誰家麗人頻此汲耶女子笑曰澗下流泉本無常主須則取之豈有定限先不相知一何造次然兒止居近里少小孤

遺令且託身於姨舍艱危受盡無以自適友章曰娘子既未適人友章方謀婚媾既偶夙心無宜遐棄未委如何耳女曰君子既不以貌陋見鄙妾焉敢拒違然候夜而赴佳命言訖女子汲水而去是夕果至友章迎之入室夫婦之道久而益敬友章每夜讀書常至宵分妻常坐伴之如此半年矣一夕友章如常執卷而妻不坐但佇立侍坐友章詰之以他事告友章乃令妻就寢妻曰君今夜歸房慎勿執燭妾之幸矣既而友章秉燭就榻

即於被下見其妻乃一枯骨耳友章惋歎良久復以被覆之須臾乃復本形因大悸怖而謂友章曰妾非人也乃山南枯骨之精居此山北有恒明王者鬼之首也常每月一朝妾自事金郎半年都不至彼向為鬼使所錄榜妾鐵杖百妾受此楚毒不勝其苦向以化身未得豈意金郎視之也事以彰矣君宜速出更不留戀蓋此山中凡物總有精魅附之恐損金郎言訖涕泣嗚咽因爾不見友章亦悽恨而去出集異記

于凝

岐人于凝者性嗜酒常往來邠涇間故人宰宜祿因訪飲酒涉旬乃返既而宿酲未愈令童僕先路以備休憩時孟夏麥野韶潤緩轡而行遥見道左嘉木美蔭因就焉至則繫馬藉草坐未定忽見馬首南顧鼻息恐駭若有覩焉凝則隨向觀之百步外有枯骨如雪箕踞於荒塚之上五體百骸無有不具眼鼻皆通明背肋玲瓏枝節可數凝即跨馬稍前枯骨乃開口吹噓槁葉輕壓紛

然自出上有烏鳶紛飛嘲噪甚衆凝良久稍逼枯骨乃竦然挺立骨節絶偉凝心悸馬亦驚走遂馳赴旅舍而先路童僕出迎相顧駭曰郎君神思一何慘悴凝即説之適有涇倅十餘各執長短兵援藩覘以東皆曰豈有是哉洎逆旅少年輩集聚極衆凝即為之導前仍與衆約曰儻或尚在當共碎之雖然恐不得見矣俄至其處而端坐如故或則叫噪曾不動揺或則彎弓發矢又無中者或欲環之前進則亦相顧莫能先焉久之枯骸歘

然自起徐徐南去日勢已晚衆各恐讋稍稍遂散凝亦鞭馬而迴遠望尚見烏鵲翔集逐去不散自後凝屢經其地及詢左右居人乃無復見者出集異記

乾隆御覽之寶

太平廣記卷三百六十四